

疗伤系读物

全世界

the whole world-muzilin works

light shadow

光影散场

木子槿 著

你是光，因此你光彩夺目，无比耀眼；
我是影，因此我无怨无悔地追随着你，直到灰飞烟灭；
光与影追逐的游戏，已经悄然拉开帷幕……
你，是不是那最耀眼的主角？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世界,光影散场 / 木子谨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039-4122-1

I. 全… II. 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8001号

全世界,光影散场

著 者: 木子谨

责任编辑: 蔡宛若

策 划 人: 周婷晶 徐 洁

装帧设计: 雷 鸿 杨文杰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122-1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T h e w h o l e w o r l d



影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光,
可如果,明亮而温暖的光骤然消失,
他们将何去何从呢?

00	序 幕	散落之光与影	004
01	庄小茹 [篇]	再见，我心上的人儿	007
02	莫浅浅 [篇]	亲爱的，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037
03	池 央 [篇]	情书，诉说我对你的爱慕	061
04	安 然 [篇]	曾经，你是我的全部	083
05	庄小茹 [篇]	那一刻，我明白了自己的存在	105
06	莫浅浅 [篇]	如果，一切回到从前	131
07	池 央 [篇]	牵你的手，让你幸福	153
08	安 然 [篇]	黑暗，向我倾覆了过来	173
09	庄小茹 [篇]	那一刻，我不再是虚无的影子	193
10	莫浅浅 [篇]	我们的爱，消失在遥远天际	213
11	池 央 [篇]	爱情，出现的转机	231
12	安 然 [篇]	无论在哪里，都要找到你	251
13	尾 声	从此，我们在一起	270



CHAPTER 00

序
幕

「 散落之光与影 」

一股一股的人流，散了又聚，聚了又散，最后只余下空旷且无止境的道路在蔓延。

一辆一辆的车，空了又满，满了又空，最后只余下一个个四方形的小盒子在彼此依偎。

有多少人，在这些重复了无数次的匆忙之中改变了彼此的命运，又有多少人，能跨出那道横亘在心灵深处的陌生桥梁……

在这个过于匆忙的都市，没有谁为谁停留，也没有谁会为另一个人改变命运，只有当炽烈的阳光被遮挡而投射下耀眼的阴影时，大家才可能会注意到彼此的存在。

世人都以为，这个世界有光才有影，却不知道，影也是独立的存在——人们往往习惯于追随耀眼的光，却忽视了影子本身，他们其实也光彩夺目，也在努力生活。

这些散落在天涯的影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孤单、骄傲、坚韧且勇敢地存在着。或许只有当他们彼此依偎的时候，才能感觉到久违的温暖，那种从心底浮上来的温暖会在不期而遇的瞬间迸发出炽烈且灼热的火花。

如果说我们都是影子，那么也许有一天终会相遇。若失去了光，我们将何去何从？是陷入黑暗、空洞、无边无际的恐慌，还是背负无法挣脱的枷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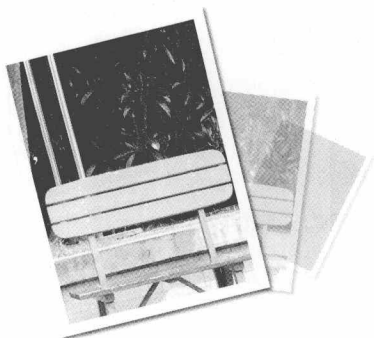
绝对不是！

我相信，在没有光的日子里，我们也依然能够耀眼夺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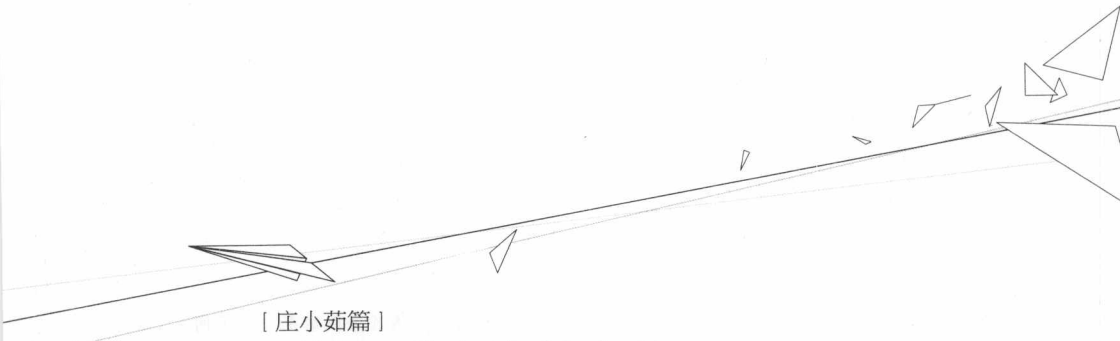
那么，让我们这些孤傲的影展现自身独具的、不被沉没在黑暗里、不被淹没在空穴里不被枷锁困住的无可取代的光辉！

去冲破黑暗吧！

去努力生活吧！



The
whole
world



[庄小茹篇]

再见，我心上的人儿 »»

Farewell, my lovely





CHAPTER 01

庄小茹

「再见，我心上的人儿」

我叫庄小茹，是大一的新生。但与其他兴奋了整个暑假的新生们不同，我却低落了整个假期。没能与他考入同一所大学——这个遗憾，让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来填补，也不知道该如何说出口——一直以来喜欢的就是他！

我没有勇气吧？当我站在看起来威严得没有一丝破绽的大学校门前的时候，我突然间明白了，未来那些没有他的日子将会变得多么漫长而乏味……

111

除了呼啸而过的车辆产生的气流，没有一丝风。太阳火辣辣地挂在空中，一圈又一圈耀眼的光晕骄傲地向四周延展开来。它似乎成了这个世界的主宰，等待着臣服的子民。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过于晴朗的天气。

我无意识地抿了抿龟裂得像很多片鱼鳞的嘴唇。秋季的阳光只应该是微暖的，依稀记得似乎有谁曾经把它比做“仿佛恋人般轻柔的抚摸”，难道是因为没有谈过恋爱，所以才误解了这句话的含义么？

头晕目眩的感觉越来越明显，连道路两旁那些耸入云霄的高楼大厦似乎也被抹上了不一样的颜色，而那个在头顶上肆无

忌惮地发散着热量的光源，似乎正在低低地嘲笑着。

“该死！”

我终于忍不住低声咒骂着，腾出双手抚摸着自已的脸颊。手掌心里立刻传来了一阵滚滚的热量，估计热得能把汗水都给蒸发掉。

“这到底是什么鬼天气！”

我有些挫败，不得不停下脚步，把灰色的皮箱横放在人行道上，然后拉开拉链，把里面的衣服翻得到处乱飞。经过的路人们偶尔露出疑惑的神色，对我奇怪的行径侧目打量着。

我迎上那些目光，无辜地耸了耸肩以示自己的无奈，再低下头继续在皮箱里捣弄着，寻找那把可以抵挡紫外线的伞。

我从不觉得自己矫情得需要在太阳底下顶着一把粉红色的伞招摇过市，但是我确实又受不了这样恶劣的天气，尤其是那个把我的脸晒得快要脱层皮的太阳。

整理好皮箱，拽了拽挂着美少女战士配饰的粉红色背包带，再撑开那把带蕾丝花边的粉红伞，我的心情有些郁闷了，觉得自己没有在持续长大，而是越来越回归梦幻童年。

而这些都要归功于我的妈妈。

——小茹，上大学了，要学会打扮自己。

——小茹，要漂亮，要保持纯真的心。

——小茹，妈妈知道你最喜欢粉红色了，全都给你准备了粉色系的……

我真想告诉她，其实我早在三年前就已经不喜欢粉色系了。自从我喜欢上那个仿佛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王子一般的池末时，我就已经摒弃了所有有关于小女生的梦想。为了能拉近与池末

的距离，我居然以一个假小子的身份和他称兄道弟。

当然，我也很清楚，池末从来就没把我当女生看，尽管我是个如假包换的女孩子。

池末是我高中的校友，我们从高一到高三都是同桌。当池末趴在课桌上午睡的时候，我曾经尝试过数他的睫毛。他有着蝶翼一样好看的睫毛，细密且清晰地舒展着，向上微翘，弯曲的弧度完美无瑕。而那张沉睡的脸，就像3D娃娃一般精致，可爱到让人忍不住想要狠狠咬一口。

但是，我至今依然后悔着，后悔没有鼓足勇气在池末的脸上咬下一个属于我的印迹来。一直到毕业前夕，那种强烈的后悔冲淡了即将步入大学殿堂的喜悦之情。

没有和池末考入同一所大学，这也是我整个假期失落的最根本的原因。我是如此地想念他，尽管我们刚刚才在上一个十字路口分手。

深吸一口气，我加快了脚下的步子，抬头看了看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忽然就有了一种不再回头的错觉。

我以为离开池末之后，不再会有任何值得期待的事。可是，当我拎着灰色的皮箱来到大学门口的时候还是被震慑住了。

大学，显然是与我的过去经历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如今，新世界的大门正向我打开。

校门口聚集了很多的人，人群很厚，一层一层的，我差不多是挤着才从那拥堵的空间内找到缝隙。

接下来的时间，缴学费、报名、分宿舍、购置生活用品，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想池末的空暇都变得少之又少，累得一躺在床上便睡得像是昏死过去一样。

大一的宿舍在最顶楼——七楼，由入学的先后顺序慢慢往下挪，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新生住在高层，老生住在低层。

入学的时间和宿舍楼层位置成反比。

因此，我搬东西差点搬到虚脱，有时候恨不得把手中的物品狠狠摔在地上，然后再踩上几脚泄愤。但是同宿舍的那几个女生却对那些帮她们搬东西的男生呼来喝去，自己却在一旁清闲地嗑着瓜子。

于是，我只能安慰自己说没事的，没事的，池末有一天也会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像一名真正的骑士那样出现。

然后又接连下了很多天的雨，我站在阳台往四周望去，都是一片沉沉的黑，天空像是破了一个又一个的窟窿，往下砸着冰冷的水滴，那些雨水似乎是想把整个校园都吞没，吞没在它浓重的黑暗中。

四人宿舍开始变得死气沉沉。由于天气的原因，各种约会取消，各种庆祝活动取消，最后甚至连上课都干脆取消了。她们三个疯女人拿着枕头从这张床窜到那张床，尖叫着、追逐着，床板吱呀呀地剧烈晃动着，让人胆战心惊。

我却躺在床上不动，心里默默地盘算着，再睡五分钟就去找池末，再睡五分钟就去见池末……

可是最后却不争气地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的池末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那张清爽年轻的容颜也在梦里定了格，慢慢地放大，放大成巨大的感动，连他身上的体香似乎都能清晰地闻到，而我躲在他的臂弯里，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猫咪，温顺且乖巧着。

如果不是那些尖锐的叫喊声打断了这个玫瑰色的梦，我想它一定会朝着我想要经历的情节发展着，所以当我听到那些细尖的声音嘻嘻哈哈地嚷着“庄小茹”时，就有一种想跳下去直接把她们掐死的冲动！

我坐在床上发了很久的呆，我想起那些与池末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我曾经是那么封闭的一个孩子，从来都没有勇气接近那些时常在一起嬉闹的小伙伴们，虽然内心是那样地渴望融入她们的世界。然而，当我终于鼓起勇气加入她们时，现实却让我更不知所措。

——“庄小茹，踢毽子你都不会？”

——“庄小茹，你动作这么慢别人要怎么玩啊！”……

诸如此类的事还是很多很多，没有人愿意和我做朋友。只有坐在我后座的池末不一样，他的眼神似乎能穿透我的心底。我在那样毫无偏见的眼神里找到了久违的快乐，而当他一遍遍地叫我“庄小茹”的时候，我第一次觉得，原来“庄小茹”三个字也可以这么动听！

我们慢慢熟识起来，在那些他提高嗓门在教室里叫我名字的日子里，我的胸腔里都溢满了浓浓的暖意；在那些相互追逐嬉闹的青葱岁月里，时间便如被风吹动的日历，哗啦啦翻过去了无数个难忘的日子……

我抹干眼角有些温热的泪，懒洋洋地走到阳台上。阳光很刺眼。从屋檐上间歇会滴下雨水，啪哒啪哒的，在坚硬的地面上溅开。

原来不知何时，连绵不断的雨水已经停了，阳光明媚，不远处，两幢宿舍之间还挂着一弯七色的彩虹。

原本在床上像狸猫一样窜上窜下的三个疯女人，早就跑到宿舍后面的篮球场去打羽毛球了，而她们现在正挥着球拍使劲地冲我摇晃着，一张张精致的脸上早已汗涔涔的，她们的叫嚷

声中甚至还夹杂着急促的喘息声。

“庄小茹，雨停了，下来打球！”这个声音来自唯言——我下床的那位同学。

“你们打，我想再睡会。”我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她们，心里想着我等会还要去找池末呢！

不过另外两个打得正欢的家伙不干了。

“喂，庄小茹，下来嘛，你下来我们就能双打了！”

“庄小茹，别扫大家的兴啦！”

我还能说什么呢，难道是说其实我受不了那个火辣辣的太阳么？

于是，当我顶着烈日在空旷的篮球场上左右蹿动的时候，我果然很快就觉得我脸颊开始火辣辣地疼痛，整张脸绷得紧紧的，就像是一张正在被灼烧的纸片，到最后可能会变成随风而散的灰烬。

当我完成了第35次高空接球的时候，终于把手中的网球拍扔在了地上，然后径直朝草坪旁的长椅走去。

“庄小茹，你不打了吗？”唯言叫嚷着。

我摆摆手表示不打了。

我坐在长椅上看着她们三个打球。精致的小脸，飘逸的长发，好像早就约好了一样，她们全都穿着一色系的白色运动装，显得身材曲线姣好。只有我一个人穿着灰色的休闲装和牛仔裤，留着及耳短发——这一切都让我感觉自己有些格格不入。

随着她们的笑声越来越响，参加到打羽毛球行列的人也开始慢慢地多了起来，这当然也不乏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男生，我能清楚地听到她们调笑的内容。

于是，我又该死地想起了池末……

我从牛仔裤的口袋里掏出自己 NokiaE66 牌的手机来给池

未发短信——

池末，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这句话拼出来很久，我却也没能按发送键，思索半晌终于又把光标退了回去，重新拼了一句——

池末，你吃饭了吗？

我承认，我从来都没有勇气对池末表白——尽管我们熟悉得能彼此亲切地搭上彼此的肩，甚至连抢同一个碗里的菜吃也觉得那再自然不过的。

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我希望我所喜欢的男孩子，能在第一时间明白我需要什么，渴望什么样的安慰。

而池末就是这样的男生，他总是能事先察觉我所希望的。所以，作为回报，当他不小心把墨水滴在我最爱的粉红色裙子上，并且在之后一直对这件事心存愧疚的时候，我开始希望他能像对待好哥们那样对我，从此再也不必为我的裙子而苦恼。

嗯，大概就是这样了吧，这也成了现在的我为什么不喜欢穿裙子的根本原因。

121

地平线开始在夕阳的余晖中变得越来越模糊，朦胧的不真实感笼罩着整片头顶上的整片天空，远处的灯塔开始发散出微弱的灯光。

鼎沸的操场上，人群开始渐渐散去，运动的呼喝声少了，耳畔的低喃声似乎开始慢慢清晰地扩展开来。

我紧紧地把手机握在手心里，以确保自己不会错过任何一条来自池末的短信。

可是，很久很久，显示屏却也一直是黑着，没有丝毫动静。

我的心开始颤抖，像是被谁纠紧紧揪着，怎么也挣扎不开。

不远处的长椅上依偎着一对恋人，女生温顺地靠在男生的肩头，她那时尚的红褐色鬈发一直垂落到腰际，米黄色的毛衣似乎也散发着浓烈的恋爱气息，沉醉得让人羡慕，银质的耳坠反射着日光，耀眼感逐渐加强。

我的泪终于不由自主地滑了下来，也想这样依偎在池末的怀里；也想在他的耳边轻轻地低喃私语着；想对他倾诉许久以来的爱慕。

然而有时候我也在怀疑，聪明如池末一样的人，怎么会不明白我的心事呢？那些时时刻刻困扰着我的心事，他是否真的一无所知吗？

伸出手抹干模糊的双眼，抬起头往前看去，长椅上的那对恋人更加紧密地依偎着彼此，女生的嘴角荡起浅浅的笑，虽然很淡，却恍若得到了全世界！

他们正在进行着这样的对话——

“真想和你一直这样在一起，一辈子也不要分开！”是男生略带霸道的低沉嗓音。

“傻瓜，我们不是一直都在一起么？”女生娇嗔着。

男生懊恼地蹭了蹭她的耳际，说道：“最近你给我的不真实感，很深……”

女生终于没有再说话，她只是把自己的头静静地靠在了男生宽阔的肩膀上。

就在我加快步伐想要经过他们的时候，女生细腻的声音缓缓地传入了耳膜。